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86  
4 September 2001

CHINESE

---

## 第八八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1年9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罗伯托·贝当古·鲁亚莱斯先生(厄瓜多尔)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86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我要首先代表裁谈会向正在观摩本次全体会议的 2001 年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和培训方案的参与者表示热烈的欢迎。我相信他们会得益于亲身参加我们的论坛，尤其是就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向他们所作的情况介绍。我祝他们的日内瓦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我还要提醒各位注意，在紧接着本次全体会议之后，我们将召开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开始对我们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进行审议，该草案载于 CD/WP.520 号文件。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罗伯特·格雷大使和印度代表勒凯什·索德大使。

现在请美国代表罗伯特·格雷大使发言。

格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主持会议期间发言，请允许我就你担任这一职务以及你卓有成效地履行职责向你表示祝贺。

主席先生，美国代表团极其认真地倾听了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于 8 月 30 日所作的发言。在那次发言中，胡大使极为重视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于 1972 年 5 月 26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就好像该条约是圣经一样。相反，美国不会擅自分析中国在 1970 年代的 10 年期间缔结的各种双边条约。我们也不会向中国建议维护、保护和捍卫它在二、三十年前缔结的任何双边条约。

但是，主席先生，在外交领域，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不继续发展和成长的事物最终注定要衰退和消亡的。

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反导条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件古董。从条约的真正意义来说，它表示一种恐怖的平衡，是一种冷战的算计结果，它使亿万人的实际安全和最终命运不得不押在瞬间毁灭的前景上。这种强烈的讽刺，这种明显的矛盾，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必需的，但现在却没有必要，毕竟冷战已经结束十年了。

美国和俄罗斯联邦需要设计出一个新的安全框架。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已经启动了这一进程，我们希望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会结出硕果。

有些人可能喜欢沉缅于过去的生活，但我们美国人选择拥抱未来。

近三十年来，进攻性导弹被认为是无法进行有效防御的。完全仅依赖“双方都有把握摧毁对方”确实是疯狂的，正如我们当初编造并且今天仍在使用的首字母缩略语 MAD 所意味的那样。

我们意识到，核威慑原则对于今后许多年的战略稳定仍然十分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需要超越 MAD，继续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核武器的数量。

昨天的理论不会给我们带来我国和另外四个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条约》第 6 条中承诺的明天——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美国充分理解导弹防御对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许多其他成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我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防御措施怎么可能会被认具有威胁性。这简直是本末倒置和自相矛盾。毕竟防御措施只在防御，进攻性武器才是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正在谋求削减进攻性核武器的数量，而不是维持它们现有的水平。

为了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必须把一些悖论放到适当的背景中加以理解。《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提到固有的自卫权。但我们必须十分明确，《联合国宪章》并不是赋予自卫权。相反，《宪章》承认自卫权，并且指出，这种权利是固有的，《宪章》中的任何规定都不得损害这一权利。

结论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美国及其盟国拥有采取适当防卫措施的内在权利。任何人都无资格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剥夺这一权利。

固有的自卫权与《宪章》第 1 和第 2 条所载的两项基本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项基本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如果该国希望通过不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来施加压力，那么，它确实可能担心它国能够采取自卫措施。

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不应当试图限制他人在必要时进行自卫的权利。不，解决的办法应当是一劳永逸地商定争端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而且甚至不考虑其他办法。

美国并不幻想其导弹防御计划能够保护美国或其盟国和朋友，使其免受一切可能的弹道导弹攻击。我们完全知道，在有大量技术上先进的导弹参与进攻的情况

下，这些计划可能是无效的。不过，美国政府认为，就我们尤其关注的某些情况而言，我们正在考虑的各种计划将是建设性和有助益的。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同事和同行对待这场辩论的感情色彩和政治色彩往往意味着，导弹防御是某种高深莫测的新的东西，是某种相当神秘的东西。情况不是这样。导弹防御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许多年。

我们当中在海湾战争期间长时间收看 CNN 广播的人都记得，爱国者导弹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上空击落了飞毛腿导弹。并非所有的爱国者导弹都奏效了，这就是说，一些飞毛腿导弹漏网了并且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然而这也正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另一个理由。

许多国家的军队，其中包括美国军队，早就有能力在战场环境下拦截并摧毁短程和中程导弹。目前还不存在比这更大的能力，但我们相信，发展对整个区域或战区切实提供保护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已经提出了关于欧洲区域导弹防御系统的一般概念。

我不止一次在这里说过，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不，我们追求这些目标是出于我们常常解释的其他理由。

美国希望同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建立起积极的和向前看的关系。导弹防御问题不应当成为绊脚石，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这么认为。

同样，美国还认为，导弹防御或《反导条约》的问题并不是妨碍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的一个有说服力甚至是貌似有理的理由。

导弹防御本身并未列入裁谈会的议程，但对导弹防御的政治关注却导致了与可能就外层空间开展的工作有关的程序性运作。这样的事情就在日内瓦发生了，尽管与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非常广泛、复杂而且只是处在国际社会审议的非常初步的阶段。

关于谈判一项新的外层空间条约的建议不可能得出任何结果，除非能够令人信服地表明，实现外层空间的集体安全和相互遏制的最好办法是设法谈判某种新的法律文书。这样的结论甚至无法说是貌似有理的，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相信，将要列入某种新条约的可能禁止或限制措施会经事实证明切实可行。这又必须以确信将会有可靠和有效的办法对履行新义务的情况进行核查作基础。

主席先生，在任何负有探索任务的特设委员会内讨论外层空间问题是否确实会得出我刚刚概述过的结论，美国仍然对此深表怀疑。另一方面，我们对下面一点是绝对有把握的：只要裁军谈判会议仍然陷入僵局和无所作为，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正在积极进行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而言，美国准备同意如下的总体工作计划：设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和另一个就外层空间问题进行探索性讨论的特设委员会。

上述最终方案是巴西阿莫林大使在他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于 2000 年 8 月 24 日提出的提案(CD/1624)的基本前提。中国是极少数几个不准备在这一基础上向前推进的成员国之一，我们对此深表遗憾。我们再次敦促这些国家重新考虑，以便使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回到正轨，并实现国际社会的正当期望。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

现在请印度代表勒凯什·索德大使发言。

索德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主席和你开展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方式。我还要表明我们赞赏你的前任们所作的杰出工作，他们曾不遗余力地试图把本会议的工作向前推进。我借此机会向下列人士表示敬意：已经离开日内瓦的爱尔兰大使安妮·安德森和保加利亚大使佩特科·德拉加诺夫，以及不久将离开日内瓦的俄罗斯联邦大使瓦西里·西多罗夫、德国大使京特·塞伯特、联合王国大使伊恩·苏塔和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罗伯特·格雷。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把他们丰富多彩的经验运用到本会议的工作中去。我还想借此机会欢迎新近加入我们的工作并给本会议带来活力的墨西哥大使古斯塔沃·阿尔文、叙利亚大使陶菲克·萨卢姆和孟加拉国大使陶菲克·阿里。

然而，尽管作出了上述集体努力，由于我们无法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又即将在未开展任何实质工作的情况下耗费掉另一年的时光。我们不得不显示的是与程序事项有关的不太多的活动。这不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对裁谈会的状况表示失望，我国代表团也不是唯一表示失望的代表团。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我们

仍然看不到有利于消除在我们之中日益蔓延的集体悲观情绪的迹象。相反，正如《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情况，事态的发展表明了可能威胁到多边裁军谈判这一概念的趋势。

近来我们最接近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的时候是一年以前，当时，经过无数位主席的创造性工作，最终得出了载于 CD/1624 号文件的阿莫林建议。印度当时就愿意而且现在仍然准备作为能够使我们向前迈进的一个折衷方案接受该文件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的理想选择。我们本来倾向于就核裁军的优先问题进行更大胆的任务授权。但我们承认，鉴于当前的国际局势，这将是现实的，但达不到 CD/1624 号文件所载的内容也将是无法令人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阿莫林建议被广泛看作是使我们十分接近于达成一致的原因。令人遗憾的是，一年以后，国际社会就不认为在这一折衷方案的基础上通过一项决定是行得通的。因此，我们今年所作的只是把实质性工作搁在一边同时作一些修补的工作，以显示我们并不是无所事事。

具体来讲，在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1 中，我们倾向的立场是 CD/1570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 21 国集团的建议，该集团提出的该特设委员会的任务载于 CD/1571 号文件，即“开始就一项有明确规定的框架的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分阶段方案进行谈判，包括谈判一项核武器公约”。不过，我们确实表示我们愿意接受阿莫林的折衷建议，那就是如建议所指出的，“处理核裁军问题”，以便至少就议程项目 1 的实质方面开始工作。与此同时，印度重申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谈判一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无歧视性、多边和可加以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

印度还支持 21 国集团就设立一个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特设委员会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希望，进一步的磋商会在至少能使我们开始该议程项目的实质工作的任务授权上产生一致意见，从而对国际社会关于确保外层空间非武器化的强烈期待作出反应。我们采取的作法反映了我们极为重视裁军谈判会议。其他代表团也承认有同样的感受。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处于今天这种困境的呢？裁军谈判会议不再处于充满生机的状态，是否由于人们不再需要追求被称之为“和平不可分割的一个要素，人类最深切的愿望之一”的安全吗？我们是否已经放弃“通过渐进而有效的裁军进

程”追求安全？“各国停止军备竞赛的努力”已经取得成果？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没有，没有。然而，这些都是《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提出来的问题，大会当时坚称“继续需要一个有限规模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决定的单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总之，最后文件中所载的优先次序和行动纲领并未由于时间的推移或“军事领域的革命”而变得毫无意义。

目前在制订裁谈会工作计划的努力方面出现的僵局是由于几个代表团僵硬的立场造成的，这种僵硬立场使我们无法在我提到的两个重要问题——核裁军和外层空间——上达成一致。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促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处理程序事项的第三个特别协调员的工作上。因此，请允许我转达我国代表团在特别协调员正在处理的问题上的观点。

在审议改进本会议的工作并提高其效率的问题时，一个时常讨论的问题是改变协商一致原则的可能性。前面已经提到，目前形式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大会在关于裁军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上作为“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决定”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设立的。自从它成立以来，裁谈会一般都是通过协商一致开展工作的，这种方式也一直很适合裁谈会。1996年，一些代表团认为协商一致原则碍手碍脚，于是便绕开了裁军谈判会议。从事后来看，我敢说重复这种有辱人格的作法毫无益处。协商一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确保每个成员国重要而合法的安全利益都会得到保护。通过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削弱这一原则将会给各国对本机构必须有的信心从而对本机构有效发挥作用带来不利的影晌。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并未经常加以修订，因为它们都普遍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们每年在恢复裁谈会的工作时首先都要核准裁谈会的议程及其工作计划。在大多数年份，在存在必要的政治意愿的情况下，议程和工作计划早早就得到了核准，从而使我们能够开始实质性工作。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并不是由于“程序”出了问题，而是由于下列事实：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优先次序和行动纲领没有得到执行，并且受到要求修订的压力。

裁军谈判会议的分组办法是按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的，而且在出现更好的备选方案之前仍将继续实行下去。可以探讨以议题为基础进行分组，而且议事规

则中没有任何规定妨碍这种小组公布其观点。分组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并且可以在分组顺应需要而出现时把它们正式确立下来。

现行议事规则确实向裁谈会提供了相当多种用于开展工作的机制，如通过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无论有无专家参加，以及“根据裁谈会商定的额外安排”开展工作。此外，还规定可以“设立附属机构，如特设委员会、工作组、技术组或政府专家组”。由于在选择机制方面有如此大的灵活性，因此，议事规则并不妨碍大量并且创造性地利用任何这类机制，只要成员方面对它可以服务于某种富有成效的目的存在合理的期待。

在对议程的审查进行讨论时，特别协调员强调了议程的作用和内容。由于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谈判论坛，因此，一个项目列入其年度议程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谋求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谈判以便就该项目达成全球性协议。程序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已经就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谈判达成了全面的、普遍性的和非歧视性的多边条约：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对于核武器我们也需要采取类似的作法。全面消除核武器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最优先的谈判事项。这反映了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根据这一优先次序，裁军谈判会议于 1979 年通过了“十项规则”。裁谈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对禁产条约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授权——未在议程中提及的一个项目，只是作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1 的一部分。因此，问题不在于议程的内容，而在于如何执行。

扩大裁谈会成员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采取综合办法解决的问题。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阐明，它强烈地意识到继续需要一个有限规模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决定的单一裁军谈判论坛。《最后文件》还认为需要对成员定期加以审查。

印度一贯认为，在本会议成员资格的标准与它作为谈判论坛的有效性之间必须取得平衡。必须牢记论坛的代表性以及普遍加入它所谈判的法律文书的必要性；因此，适当兼顾各个不同的方面以及采取全面的观点而不是国别的作法十分重要。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国家都对加入裁军谈判会议表现出了兴趣，但此时此刻，我们以及申请国家优先要考虑的事项是使裁谈会重新充满活力，从而使谈判走上正轨。



我在发言中常常援引《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如果我们仍然致力于多边主义，决定了本会议 23 年来的宗旨和工作方式的文件在目前就依然有效。在程序事项上修修补补，对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帮不了多大的忙。国际裁军议程正处于某些单边决定、一些双边调整和几项以俱乐部为基础的多元安排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它们威胁着裁军谈判会议所代表的多边谈判进程这座大厦。我们今年还看到，又有人企图把理所当然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题拿到其他论坛上去，其理由是这些议题非常重要，不能被忽略。这样的事态发展对裁谈会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宝贵的资源，因为即使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之下，它也比其他论坛提供了更多的就人们关注的问题展开正式多边对话的空间。然而，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例如，裁军谈判会议是否是国际安全环境的一个产物，它只在该环境出现足够的变化时才从它被迫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对裁谈会五年来被迫处于这种被动的缺席状况感到忧心忡忡？抑或是国际安全局势在这后冷战后阶段风云突变？是否需要一套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竞技场？最后，当我们接受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会到来时，多边主义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似乎受到了威胁，这是不是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主席先生，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议程项目 2，该项目的题目为“默祷或默念一分钟”。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人回到该议程项目从而珍视我们都极为重视的这一论坛的时候。

主席：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

现在还有哪个代表团希望发言？看来没有人发言了，那么，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我前面讲过，我们将在十分钟后召集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开始对年度报告草案进行审议。我想提醒各代表团注意，非正式全体会议只允许裁谈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出席。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0 时 45 分散会

-- -- -- -- --